

情人十三

岑凱倫 著



絕無重版 新稿發行



情人十三

岑凱倫 著

今日中國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2 号

情人十三

岑凯伦 著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
(中国北京百万庄 24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5 万字

1993 年 1 月第一版 199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 册

ISBN7-5072-0530-4/1·53

定价:4.50 元

内容介绍

《情人十三》是香港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岑凯伦女士1992年最新创作出版的一部力作。

华卓安在七岁生日那天,得到其祖父的生日礼物,一座尤如皇宫般的花园别墅——“卓宛”。华卓安在十七岁那年,为了给病魔缠身的祖父冲喜,纳下了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小妾——汤甘蕾,汤甘蕾在“卓宛”含着酸楚的眼泪生活了五个春秋,正当十八岁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个艳丽夺目的花季少女时,华卓安又为“卓宛”娶了一位天姿国色的性感丽人——佳菲。……

岑凯伦女士通过哀怨凄凉的笔触,向世人揭示了90年代的香港“贵族”阶层纳妾娶小的社会现实。又向读者诉说了一段柔肠万段的爱情悲剧。

1

卓苑楼龄十年，是华老爷送给男孙华卓安的七岁生日礼物。

卓苑由兴建到装修，屋子内的铺排陈设，足足花了七年时间。

建筑师是个法国人，苑内设施，不少都用上了高科技，譬如：太阳能暖水泳池、整间由墙到天花板都用玻璃做的客厅，按时喷水音乐花房……数之不尽，于十年前来说，已经是十分罕有。

苑内单只客厅也有数个之多：法式客厅、传统客厅、玻璃客厅，还有，今天当了主角的古色古色的中式客厅。

中式客厅内，全部是上等酸枝，特级云石，墙上张大师的名画，以及百鸟朝凰的屏风，全都是无价之宝。

卓苑，一片宁静，就只有中式客厅最为热闹，整个厅张灯结彩，会部酸枝椅的坐垫都换上红丝绒用金线绣上的

福禄寿字垫套，今天最多双喜图，一厅都是。

卓苑办喜事吗？对呀！今天五少你娶平妻。

平妻？平妻还存在吗？纳妾吧？不是不准纳妾的吗？九十年代了，啊！是收情妇，今天是五少爷收情妇之喜。

最忙碌的当然是华太太了，卓苑楼高四层，上下上下不知道来往多少次。幸而，卓苑设施佳，有升降机，又有自动电梯，自动电梯是五少爷最喜欢选用的，不过他还嫌慢，每次总是自动电梯自己动，他有人自己向上奔或向下跑，一晃就到达目的地，精力充沛。

但五少爷今天没有用过任何电梯，一起床就鼓起腮，早餐还要管家华福送上三楼，三楼整整一层，都是五少爷的天地，游戏室、卓球室、电视音响器材室、电脑游戏机房、卡拉OK室……

他今天连 Because I Love You 都没唱。

其实，他应该很开心，因为他昨天回学校，知道已经被香港大学取录，花先生答应送他一辆法拉利。虽然，他才十七岁，连车牌都未够资格考，但花园大，在自己苑内可以随意开车。

华太太来看儿子。

“华福把你的礼服送上来没有？”

华卓安伏在桌上，不睬。

华卓安是华家之宝，不单只祖母、祖父、父母、姐姐、姐夫疼他，连亲戚朋友也宠他，干爹干妈就有不少。

当年因为华太太一口气生下四个都是女儿，她不敢再

冒险，十年后意外怀孕，竟然生下个儿子，自然宝贝。

另外，四位千金都相貌平凡，不漂亮，当然也不丑，可是华卓安就不同了。

华卓安貌如潘安，靚过罗密欧，有型过白马王子，长得俊朗非凡，这就是叔叔伯伯疼他、干妈干爹多的原因。英俊、聪明、出色又活泼，真是人见人爱。

“安儿，你还在生气？”

“妈咪，我不要甚么情妇，好老土！”华卓安搔住母亲的手。

“你不爱爷爷奶奶了吗？他们视你如珠如宝。”

“我不要那个女人，好低贱。”

“你不要这样说她，都因为她家穷，穷又不是罪。”

“除了出卖自己，就会饿死吗？我不要她，我不和她成亲。”

她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一家人，她是个孝顺女，是好女孩的。”

“妈咪，我才十七岁，还未念大学，妻子都没有，怎么先来个平妻？好胡闹、可笑。一九九一年啦！还有这种奇闻。”

“你爷爷患病，你娶妻为他冲喜。”

“冲喜更荒谬，一百年前都没人做了。我骑马、滑雪的，我是现代人，不是古代的文弱书生。”

“你到底爱不爱爷爷，想不想他身体康复？他躺床一年了，你不心痛？而且医生都看过一、两百个了，都找不出

病因来。冲喜在科学上说不通，但心理上是说得过去的，他人一开心，可能霍然而愈。你自己不是说过爷爷死了会哭上一年？如爷爷死，奶奶也活不长，我看你要哭完一年又一年。”华太太薄责儿子。

“能救爷爷，我委屈一下没关系，不过，我不会碰那女人。”

“你今天好野蛮，都说好了，为了不想影响你学业，二十一岁之前，你每星期到她家玩玩，就当是朋友，没人迫你成亲生子。”

“但我二十一岁就要娶她，和她一起住，和她成亲。”

“宝贝，到你二十一岁，这四年间你们可能感情很好，自动恋爱起来。”

“我不会爱她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只要你今天乖乖拜堂，万事有商量……”

家里虽然没请客，连华卓安四个出嫁番邦的姐姐都不用回来，但，拜堂行礼的仪式，都是照足传统去做。华卓安的干妈做媒人，新娘亦有两名大妗姐，男的穿长衫红马褂，女的穿粉红裙褂、盖红面巾。拜天地、向华老爷夫妇、华先生夫妇叩拜、饮新抱茶、谢媒人……新郎用扇子挑头巾……拜祭祖先……大妗姐背新娘进新房。

华卓安别事不理，只看着爷爷，他看来很开心，还坚持要看完整个仪式。#大利是交到新娘和新郎手中时，华老爷还说：“乖孙，好好待孙嫂，为华家开枝散世！祝你们白头到老，百子千孙……”

“送入新房！”堂官一喊，华卓安老大不愿意，回头看看爷爷，他慈爱地对孙儿笑，很安详、很满足，华卓安十分敬爱祖父母，就乖乖由人摆布。

新房设在三楼，是华卓安的天地，不过，不是华卓安的卧室，他的卧室是另一间豪华套房。

华卓安的卧室，娶正室时才用的。

房内喜气洋洋，贴满双喜字，还有一对好大好在的龙凤烛。

在大妗姐的安排下，喝过合欢酒，吃过糖莲藕，喝过莲子百合汤……一切好事做尽，所有人退出，并把房门关上。

华卓安一直没有看那女人，但如今房内只有两人，她就坐在结满红彩球、红彩带的床上。

她的脸很瘦，看不出是甚么面型，皮肤是青青的、干干的，眉毛算是清秀吧！她垂下眼，看不到她的眼睛，应该不是水汪汪的大眼睛。唉！塌鼻子，唉！她五官之中，应该最好的是她的嘴巴，嘴小、线条美、上下唇平均，唇色就不够红，至于牙龄，嘴那么小，牙齿迫在一起，肯定是叠龄，一颗前一颗后……不敢想像。

再看身材，她穿上褂裙应该看不到，但肩那么小、身那么薄，不是飞机场也是薄饼。

她两双手放在膝上，又长又瘦又粗又……她根本就是丑八怪。

他是英俊美少年，娶个贫穷贪财的丑女，无公道，没

公理。

她突然缓缓站起，一步一步向他走过来，他看到她的眼睛，长型的，眼神呆滞混浊，好可怕。

“喂”！他喝一声：“你想干甚么？”

“夜深了，妈吩咐我要侍候你更衣上床睡觉。”

“你别过来。”华卓安用手挡住，怕得跳起来：“我不会和你一起睡，想吓死我。”

“卓安……”

“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？”华卓安截住她：“以后看见我，叫我五少爷，我回自己的房间睡觉。”

他去开房门，房门竟在外面反锁，谁干的好事？有天才追究。

拜拜跪跪弄了一天，好累，他打个呵欠：“我睡觉。我睡床你自己找地方睡。”

华卓安上了床又下来：“还是你睡床，你要嫁来我家也是为了好享受，我睡睡椅。”

她始终站在原来地方不动。

“你为甚么看着我？”华卓安讨厌：“我不跟你睡，我不喜欢你，床都让给你，还想怎样？”

“你穿着身上的衣服，睡觉不舒服。”

“啊！那要命的长衫马褂。去！去！去！回你的床上去，我换衣服你不要看我……”

汤丹蕾躺在床上，她是有生以来，第一次住那么豪华的房间，睡高床暖枕，身体上很舒服，但想到自己的身世、

命运和遭遇，泪水禁不住一串串流下来。

次日早晨，她一早醒来。她习惯早睡早起，醒来就煮一家人的早点和弟弟带上学的午饭。

现在甚么都不需要做，房子那么大，她连厨房在哪儿都不知道。

她坐了一会还是起床，梳洗更衣，穿鞋着袜，不可能再像在家里那样穿着胶拖鞋通屋走，甚至去购物买菜，做了华家人便要守华家规矩。

听见细碎的敲门声，她轻轻的去开房门，原来是个女佣：“细少奶，早安！五少爷起来了没有？”

汤丹蕾回首看看睡椅上熟睡的华卓安，他正睡得香甜：“他还在熟睡。”

“请五少爷起来，九点了，好时辰，要给老夫人和老太爷敬新婚茶。”

“你进来吧！”

“细少奶，亚金不方便进来，在外面等就可以了。”

她又关上了门。

她本来想请亚金帮忙，但如今只好硬着头皮。

她走到睡床边，轻轻拍拍华卓安：“五少爷，起来了。”

他手一挥，最近放暑假，他习惯迟起床，昨晚又睡不好。自己的床多大多舒服，这睡椅窄窄的。

汤丹蕾没办法，加把劲，像推弟弟的推他：“五少爷，再睡会过了好时辰。”

“干甚么？”华卓安张开眼，看见汤丹蕾，大眼睛立刻更大了些——她的头发不长不短，又干又黄，发型老土，穿套粉红色套裙，果然平平扁扁没有身材，还露出两条青白香鸡腿，天！好丑！

“叫你不要碰我，为甚么动我的身体？”

“我没有，没有！我只是用手拍你的手臂。”

“拿开你的僵尸手，又粗糙又尖削，抓破我的皮。”

“穷人的手整天做活，当然不及小姐们的手柔滑。”她说话的声音很轻，但已显示了她的委屈。

“你找我干甚么？”华卓安坐起来。

“金姐来请我们去向老太爷和老夫人敬新婚茶，现在是好时辰。”

华卓安二话不说，到浴室梳洗更衣。

仍然到中式客厅，厅内仍结彩，仍洋溢着喜气，华老爷和华老夫人已坐着等喝茶，华先生夫妇也已陪坐一旁。

华老太爷接过汤丹蕾的茶，喝了一口，咪咪笑：“好香。”

“爷爷。”华卓安就担心他：“昨晚睡得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！一觉到大天光，已经一年没睡得那么浓，好，大概是喜事临门。”

“那就好，我的牺牲总算没有白费。”他喃喃的。

“乖孙，你在说甚么？”

“没甚么！只要爷爷身体好转，我就开心。”

“我有你这样孝顺的乖孙，现在又有孙媳妇，一定好，

一定好，快去给你们爹地、妈咪敬茶……”

敬过茶，拜过祖先，便去饭厅吃早餐。

那是丰富的自助早餐，汤丹蕾以前没有吃过。

汤家的早餐是稀白粥，汤先生发薪的次日，汤丹蕾会去买四条油条。

吃过早餐，老夫人老太爷回房休息，华卓安也没了影子。

“奶奶。”汤丹蕾来到华太太身边。那叫亚金的，步步跟着她。

“喜欢今天的早餐吗？”

“喜欢，很丰富。奶奶，你有甚么给我做？”

“随便你喜欢！看电视、听音乐、看影带或者书。你刚来，叫亚金带你到处参观。亚金是你的近身女佣，以后也会跟随你去新居侍候你，你想要甚么，做些甚么，告诉她，她会照办。”

“我是问奶奶我要做甚么工作。”

“你嫁入华家，就是做少奶奶。这儿佣人比主人多几倍，你还要做甚么？”华太太拍拍她的脸：“你要做的，是和安儿相处，他还很小孩子脾气。此外就是要多吃东西，令自己胖一点，发育时期营养充足，将来一定发育得好，我会叫亚金多给你墩补品。”

“谢谢奶奶。”

“我们后园有个大鱼池，养了几十条锦鲤，好好玩，又大又肥又美，亚金，拿些雪糕、朱古力跟少奶去，让她一

面观赏鱼，一面吸收营养。啊！丹蕾，明天不用再敬茶了，你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时间。”

汤丹蕾在“刘姥姥游大观园”，华太太心念儿子，去看他，谁知他熟睡着。

华太太心想：“难道昨晚儿子真的和汤丹蕾成了亲？”

华太太笑笑，摇摇头，小孩子说话真不可信。

那是理所当然，不要影响他学业就好，十七岁成婚，以九十年代来看，是太早了，还幸家庭好，经济无忧。

其实华太太也很累，娶儿媳嘛！幸好没大事铺张，但也劳心费神。

自入华家门，当家几十年，管家呀！佣人呀！花王司机……劳动不必，但单是领导一班佣人也不简单。若汤丹蕾留下来，索性把当家大权移交于她，自己享清福好了。

可惜，汤丹蕾是做小的。新时代新法例，新作风，丹蕾三朝回门后，就要搬到她的“金屋”去，她不可能亦没资格留居大屋。

其实汤丹蕾年纪虽小，却十分能干，以前她就顶起一个家嘛。

华太太回到房间，脱掉鞋子躺在床上，不入睡也休息一下。

蒙咙间，华卓安进来。

“妈咪。”他一屁股坐在父母的床上。

“醒来了？为甚么不多休息一会？”华太太马上清醒，抚抚儿子的头。

“我不要再见那丑八怪。”

“你们昨晚不是已经洞过房了吗？”

“洞房？我碰也没碰过她。她好恐怖，样子丑，身材像块板，她的头发像堆禾秆草，呀！我见过她就发噩梦，她面皮发青的。”

“她样子的确不算漂亮，但五官端正，也不是太丑，她面青肌瘦，是因为家里实在穷，长期缺乏营养。她来我们家后，我会慢慢调理她，将来她会肥肥白白。至于身材，你念过生物的，还念过性教育呢！她才十三岁，未发育，等她大了，发育完成，自然会大大不同。头发是又干又黄，也是营养不良。相信妈咪，我会令她有一头瀑布似的头发。”

“她的手像僵尸一样又尖又削又干，真是好怕人。”

“唉！这孩子命苦，自懂事起，一家四口的家务都由她负责，那双手做坏了又不会保养，她以后不用再做任何家务，逐渐皮肤会变好，不用担心。”

“妈咪！反正都是用钱买回来，为甚么不买个像样的？”

“不是有钱便甚么都可以买，也要人家肯买。”

华卓安心里想：“这也是，未必人人如汤丹蕾那般无耻，贪慕虚荣，为了过好日子，十三岁就肯出卖自己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我不会和她一个房间，我看见她就发噩梦，今晚我回自己的房间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”

“妈咪。”

“儿子，你听我说，可能是心理作用，或者是那女孩子来冲了喜，你爷爷今天早上和我们一起吃早餐，刚才我也去看过他，准备为他开晚餐菜单，他说精神甚好，今晚和孙儿、孙媳妇一起吃饭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呀！你爷爷也一年没有和我们一起吃饭了，总要送到房间，吃的又是素菜，今天他说甚么都想吃一点，你说他心情多好，如果让他知道你原来如此痛恨丹蕾，他失望，可能病又来了，你为爷爷娶亲冲喜，岂非白费心机，前功尽废？”

“那不能！绝不能令爷爷伤心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反正三朝回门，丹蕾就要搬到新居去住，她太小，你还要念书，说好你不用在她家留宿，每星期到她家三天，吃过晚饭就可以回来。今晚最后一晚，为了爷爷奶奶，你好歹也要忍受这一晚。”

“那好吧，只要爷爷身体健康。妈咪！我出去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去看小肥猪和大头豪，他们都考不上大学，好惨。”

“一定要回来吃晚饭，不然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我会陪爷爷奶奶吃饭，我走啦。”

华卓安箭一样的出去了。昨天才娶亲！

他毕竟还小，是玩的年龄。幸好这孩子十分孝顺，重亲情。

华卓安果然赶回来和大家吃晚饭，老太爷和老夫人不

断赞汤丹蕾好命，带福进门：老太爷的精神，今天比昨天好，晚上又比早上好。

华先生也是孝顺儿子，父亲身体好，父母开心，他也开心。

一家喜气洋洋的。

饭后汤丹蕾在金姐教导下，还给四位长辈和华卓安捧茶，又陪老太爷聊了一会才送他们回房间。她洗澡更衣，换了睡袍，穿上晨褙，坐在床边等候华卓安。

坐了好久，十一点，华卓安才进来，他眼都不看汤丹蕾，换了睡衣出来，对汤丹蕾说：“睡椅不够长，我睡得不舒服，一晚发噩梦，今晚我要睡床。”

汤丹蕾点点头，拿个枕头和毯子到睡椅，便再回床边放好枕头，拉正薄被。

“喂！我说过我睡床嘛。”

“铺床叠被，是……”本来想说为人妻子，但甚么都不是：“是我们这种人做的，准备好了，少爷，可以睡觉。”

“真多余。”华卓安跳上床，拉上被，一碰枕头就睡了。

汤丹蕾落寞地回到睡椅上。

三朝回门，是新娘子回娘家的日子。

华太太依从翁姑吩咐，放满一车礼物给细少奶带回家。

老太爷和老夫人一直送到大厅口。

老夫人拉住汤丹蕾的手：“太瘦了！多吃东西就福